

血  
浩  
錄

全



孟浩錄序  
會津老臣友松氏興者剛  
直之士也受學於山崎垂  
加翁同僚之契金蘭之交  
親信無貳翁亦屢稱其為  
久向者編次孟浩錄寄書



請之序蓋嘗聞之孔夫子  
述而不作堯舜文武之道  
於是乎不墜朱先生能學  
夫子者而孔孟周程之學  
於是乎再振由是觀之則  
祖述之功賢於作者也遠

矣垂加翁亦學先生者也  
生乎我邦二千歲之後  
而得程朱之學於遺書其  
纂述發揮之功亦不在作  
者之下其書行于世識者  
可閱而知焉今此錄亦得

翁之槩括以成則學翁者  
所宜潛心也氏興自跋其  
後曰為士者先不為三子  
之所笑而後孟子之所學  
可得而學焉嗚呼痛切之  
論先儒所未發也觀此一

言則氏興之剛直實不為  
三子之所笑也可以知矣  
雲雖未一相見而翁沒之  
後書疏來往情誼至深因  
應其求以記編述之由云  
爾貞享丙寅陽復之日桑

名雲序丙寅... 其來以... 其書... 雲... 三子... 言... 限... 月... 興... 之... 固... 直... 實... 不... 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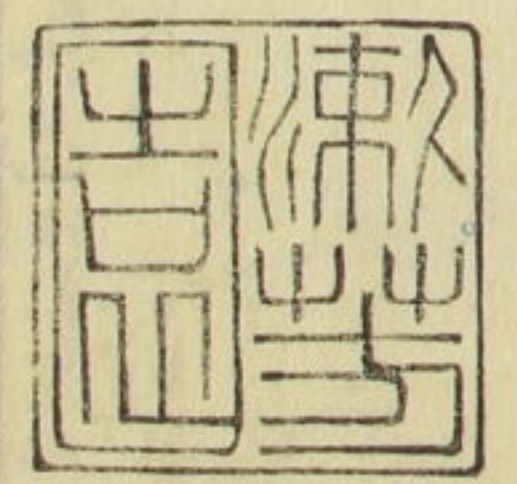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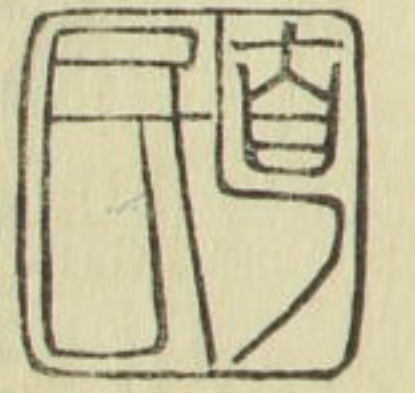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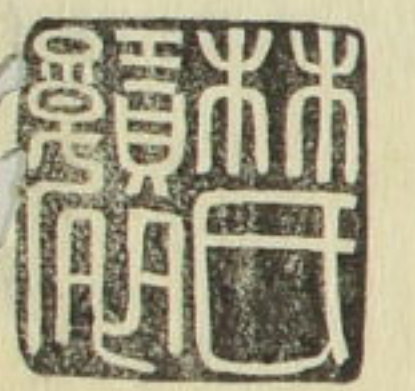
孟浩錄序... 浩然之氣... 其含弘而言... 則渾... 渾融融大味... 之內無物... 不容而非... 形骸所能... 限量何如其至... 大乎... 其強毅而言... 則凜凜烈烈奮激... 之百折不回... 而非物欲所能屈...

撓何如其至剛乎人有生之初得  
天<sub>一</sub>地<sub>之</sub>正氣故其體段首如此養  
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但為私意所  
蔽則齟然狹小之養之術無他配  
義與道而已黜舍養勇或以必勝  
為主或以無懼為主告子固執堅

忍悍然不顧唯守一偏之見而不  
動其心也道首道氣首氣饑乏不  
充若其於一事一行之義勇而為  
然無生生之理哉  
孟夫子開數子之惑論前聖之未  
發至哉大哉嗚呼義與道因是氣

而後得以行焉人能明道集彙則  
其充即體者亦可以充天坎也一  
暴心則為邪氣矣一助心則為容  
氣矣一忘心則為死氣矣日用心  
閒豈不覃思于此哉豈不潛心于  
此哉東奧散士友松氏參耆米乎

文集語類抄纂浩然一章心語名  
曰孟浩錄講余題於卷端其志不  
讓因叙數言云爾貞享初元甲子  
四月下旬東益州學整字林蕙直  
民甫序



月南氣

四凡年有東益州學塾字林襲直  
簡因冷樓言之爾貞享降云甲子  
白孟尚難精命醒以卷能其志不  
天集諸賦世舉故然一章六讀公

孟浩錄

德脩問公孫丑說不動心是以富貴而動  
其心先生曰公孫丑雖不知孟子必不謂  
以富貴動其心但謂霸王事大恐孟子了  
這事不得便謂孟子動心不知霸王當甚

閑事

朱子語類五  
十二下並同

○心有所主宰則氣之所向者無前所謂  
氣蓋世之類是也有其心而無其氣則雖



十分道理底事亦有不<sub>レ</sub>敢<sub>レ</sub>為<sub>レ</sub>者氣不充也  
○北宮黝孟施舍只是粗勇不動心  
○孟施舍北宮黝是不<sub>レ</sub>畏死而不<sub>レ</sub>動心告  
子是不<sub>レ</sub>認義理而不<sub>レ</sub>動心告子惟恐動着  
他心貴連其心以貽禍主事大怒孟也  
○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已自盡了只  
為公孫丑問得無了期故有後面許多說  
話

○器之問不動心一條曰此一段為被他  
轉換問所以答得亦周匝然止就前段看  
語脉氣象雖無後截亦自可見前一截已  
自見得後面許多意足  
○孟子養氣一章大綱是說箇仰不愧於  
天俯不作於人上面從北宮黝孟施舍說  
將來只是箇不怕但二子不怕得麓孟子  
不怕得細

○浩然之氣一章說得稍龐大意只是要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氣便浩然如彼  
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  
何慊乎哉如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  
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自家有道理  
對着他沒道理何畏之有

○先生曰公孫丑初問謂任此重事還動  
心不動心孟子答以不動心極容易底事

我從四十已不動了告子又先我不動心  
公孫丑又問不動心有道理無道理孟子  
又告以有於是又舉北宮黝孟施舍之勇  
也是不動然彼之所以不動者皆強制於  
外不是存養之功故又舉曾子之言云自  
反縮與不縮所以不動只在方寸之間若  
仰不愧俯不怍看如何大利害皆不足以  
易之若有一毫不直則此心便索然

○麓說只是中有主見得道理分明直前  
不畏爾孟施舍北宮黜便麓糙曾子便細  
臆爾  
○文振說浩然之氣曰不須多言這只是  
箇有氣魄無氣魄而已人若有氣魄方做  
得事成於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方敵得去  
不被他恐動若無氣魄便做人衰頹懾怯  
於世間禍福利害易得恐動只是如此他

本只是答公孫丑不動心纏來纏去說出  
許多養氣知言集義其實只是箇不動心  
人若能不動心何事不可為然其所謂不  
動心不在他求只在自家知言集義則此  
氣自然發生於中不是只行一兩事合義  
便謂可以掩襲於外而得之也孔子曰不  
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  
須是剛硬立得腳任方能有所成只觀孔

子晚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  
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烈方能  
傳得這箇道理若慈善柔弱底終不濟事  
如曾子之為人語孟中諸語可見子思亦  
是如是如云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又云  
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孟子  
亦是如此所以皆做得成學聖人之道者  
須是有膽志其決烈勇猛於世間禍福利

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方能立得脚住若  
不如此都靠不得况當世衰道微之時尤  
用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方得然其工夫只  
在自反常直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則自然  
如此不在他求也又曰如今人多將顏子  
做箇柔善底人看殊不知顏子乃是大勇  
反是他剛果得來細密不發露如箇有大  
氣力底人都不使出只是無人抵得他孟

子則攘臂扼腕盡發於外論其氣象則孟子麤似顏子顏子較小如孔子孔子則渾然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盡見然學者則須自粗以入細須先剛硬有所卓立然後漸漸加功如顏子聖人也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猶曰失也謂言有所不知者則不可求之於心心有不得其正者則不可求

之於氣孟子謂言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其不得於心者固當求之心然氣不得所養亦及能動其心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可而未盡也蓋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

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知實者心恰  
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  
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  
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  
與孟子不動心異也不得於言以下但作  
如此看則此一章血脉貫通而於知言養  
氣蔽淫邪遁之辭方為有下落也至於集  
義工夫乃在知言之後不能知言則亦不

能集義

言如觀古聖賢之言  
與聽今人之言皆是

○林子主以書問伊川先生解孟子云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此觀人之法擇之乃謂  
不得於言謂在己失之於言也而孟子與  
公孫丑問答論知言大槩謂知人之言不  
知擇之之說還可從否答書曰孟子文義  
正謂在己者失之於言耳然言為心聲則  
在己在人皆如此也

朱子文集

文會堂錄五(十五)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蓋既要  
 持志又須無暴其氣持志養氣二者功夫  
 不可偏廢以氣一則動志志一則動氣觀  
 之則見交相為養之理矣語類五十  
二下並同  
 ○問持其志無暴其氣處古人在車聞鸞  
 和行則有佩玉凡此皆所以無暴其氣今  
 人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為無暴曰凡人多  
 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

氣且如只行得五十里却硬要行百里只  
 舉得五十斤重却硬要舉百斤凡此類皆  
 能動其氣今學者要須事事節約莫教過  
 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  
 ○或問人之氣有清明時有昏塞時如何  
 曰人當持其志能持其志則氣當自清矣  
 然孟子既說持其志又說無暴其氣聖賢  
 之言不偏於一類如此蓋恐人專於志而

略於氣故也正如說必有事焉又說勿正  
心說勿忘又說勿助長皆此意也問伊川  
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  
地不得先生曰此亦似涉於人為然程子  
之意恐人走作故又救之曰學者不恁地  
不得因舉程子云學者為習所奪氣所勝  
只可責志又問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  
是守曰如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然此理

既熟自是放出但未能得如此耳

○問蹶趨反動其心若是志養得堅定莫  
須蹶趨亦不能動得否曰蹶趨自是動其  
心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得曰蹶趨多遇  
於猝然不可支梧之際所以易動得心曰  
便是

○歐陽希遜以書問孟子曰我知言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集註云浩然盛大流行之



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  
 餒其竊味氣體之充與下面浩然之氣兩  
 箇氣字大意似同而精微密察處略似有  
 異前面氣字若專主形於外者而言後面  
 氣字若專主發於內者而言答書曰氣無  
 二義但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而言  
 謂體之充者泛言之耳然亦非外此而別  
 有浩然之氣也文集六十一

○問浩然之氣人人有之但不養則不浩  
 然爾曰是語類五十

○問浩然之氣是稟得底否曰只是這箇  
 氣若不曾養得剛底便粗暴弱底便衰怯  
 又曰氣魄大底雖金石也透過了

○浩然之氣清明不足以言之才說浩然  
 便有箇廣大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  
 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屈之類皆

孟子集注卷之六  
公孫丑  
低不可以語此公孫丑本意只是設問孟子能擔當得此樣大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說許多剛勇故說出浩然之氣只就問答本文看之便見得仔細

○答陳同甫書曰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責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為哉  
文集三十六

○問浩然之氣如何看曰仁義禮智充溢於中睥然見面盎背心廣體胖便自有一般浩然氣象曰此說甚細膩然非孟子本意此段須從頭看來方見得孟子本意孟子當初如何便當大任而不動心如何便過孟賁遠矣如何便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只此勇為不懼便是有浩然之氣此說似粗而實精以程子說細攷之當初不

是說不及此只門人記錄緊要處脫一兩字便和金意失了浩然之氣只是這血氣之氣不可分作兩氣人之語言動作所以充滿於一身之中者即是此氣只集義積累到充盛處仰不愧俯不忤這氣便能浩然語類五十

○孟子養氣一段某說得字字甚仔細請子細看

○答呂伯恭別紙曰聖賢之言固無所不盡如孟子說箇浩然之氣大小面生然亦只說得箇難言了下面便指陳剖析一向說將去更無毫髮不盡處也文集三十五

○伯豐問至大至剛以直字自絕句曰古注如此程氏從之然自上下文推之故知以直字屬下句不是言氣體正是說用工處若作養而無害却似禿筆寫字其話沒

頭觀此語脉自前章縮不縮來下章又云  
是集義所生義亦是直意若行有不慊於  
心則餒矣故知是道用功夫處語類五十  
○遺書以李端伯所錄最精故冠之篇首  
然端伯載明道所言以至大至剛為句以  
直養二字屬下句及揚遵道錄伊川之言  
則曰先生無此說斷然以至大至剛以直  
為一句二說正相牴牾曰至大至剛以直

趙臺卿如此解直養之說伊川嫌其以一  
物養一物故從趙注舊嘗用之後來反覆  
推究却是至大至剛作一句以直養而無  
害作一句為得孟子之意蓋聖賢立言首  
尾必相應如云自反而縮便有直養意思  
集義之說亦然端伯所記明道語未必不  
親切但恐伊川又自主張得別故有此議  
論今欲只從明道之說也

林德久以書問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若直字絕句則直仍論氣之體若剛字  
絕句則直是養氣矣二者未知孰是如楊  
遵道錄伊川語與龜山語錄嫌將一物養  
一物之說則直為絕句至常思之人心平  
氣定不為私慾所誘氣之本體覺廣大不  
可屈一為私意所撓則便有歉所謂直養  
而無害者是全義理去私慾否答書曰以

直養而無害即上文自反而縮之意人能  
集義則無不直而氣浩然矣文集六十一

○黎季成問伊川於以直處點句先生却  
於剛字下點句曰若於直字斷句則養字  
全無骨肋只是自反而縮是以直養而無  
害也又問配義與道曰道義在人須是將  
浩然之氣襯貼起則道義自然張主所謂  
配合而助之者乃是貼起來也先生作而

言曰此語若與孟子不合者天厭之天厭  
之語類五十  
二下並同  
○問塞乎天地之間曰天地之氣無處不  
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人  
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所以程子曰天  
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  
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憊  
然而餒却甚小也又曰浩然之氣只是氣

大敢做而今一樣人畏避退縮事事不敢  
做只是氣小有一樣人未必識道理然事  
事敢做是他氣大如項羽力拔山兮氣蓋  
世便是這樣氣人須是有蓋世之氣方得  
文蔚錄云塞天地只是  
氣鬼大如所謂氣蓋世又曰如古人臨之  
以死生禍福而不變敢去罵賊敢去徇國  
是他養得這氣大了不怕他又也是他識  
道理故能如此

○兩箇其為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箇是說這氣可將如此用  
○答呂子約書曰若氣配道義則孟子之意不過曰此氣能配道義若無此氣則其體有不充而餒然耳此其實主向背條理分合畧無可疑但粗通文理之人無先入偏滯之說以亂其胸次則虛心平氣而讀之無不曉會若反諸身而驗之則氣主乎

身者也道義主乎心者也氣形而下者也道義形而上者也雖其分之不同然非謂氣在身中而道義在皮外也又何嫌於以此配彼而為崎嶇詰曲以為之說曰道義本存乎血氣但無道義則此氣便餒而止為血氣之私故必配義與道然後能浩然而無餒乎語勢不順添字太多不此則孟子於此當別有穩字以盡此意之

曲折不當下一配字以離二者合一之本形而又以氣為主以倒二者賓主之常勢也且其上既言其為氣也以發語而其下復言無是餒也以承之則所謂是者固指此氣而言若無此氣則體有不充而餒然矣若如來喻以是為指道義而言若無此道義即氣為之餒則孟子於此亦當別下數語以盡此意之曲折又不當如此倒其

文而反其義以疑後之讀者如今之云也且若如此則其上本未湏說以直養而無害其下亦不須更說是集義所生矣今乃連排三句只是一意都無向背彼此之勢則已甚重複而太繁冗矣而其中間一句又如此其暗昧而不分明如此其散緩而無筋骨依以誦說使人迷悶如口含膠漆不可吞吐竊意孟子胸中明快洒落其發



於言語者必不至於如此之猥釀而純繆也又况來喻已指無是而餒者為浩氣於前矣其後又謂無道義則氣為之餒而但為血氣之私不亦自相矛盾之甚邪若程子之言則如以金為器積土成山之喻皆有不能使人無疑者來喻雖亦不敢據以為說然其所慮恐為二物者亦程子之常言今又不察其施安之所當而冒取以置

於此也其他分別血氣浩氣小體大體皆非孟子正意而妄為離合却自墮於二物之嫌原其所以只因配義與道一句不肯依文解義著實平說故須從頭便作如此手勢翻弄乃可以迤邐遷就委曲附會而求其通耳

孟子言毋暴其氣而釋之曰氣體之充又言其為氣也而指之曰無是餒也是數語者首尾相應表裏相發其所指者正一物耳今必以無暴者為血氣而其為氣者為浩然而又恐犯二物之戒故又為之說曰浩氣不離乎血氣徒

孟子告錄

為紛擾增添冗長非孟子之本意也今亦不暇悉數以陷於來喻之覆轍然只如此說已覺不勝其冗矣幸深思之文集四十八下同  
○呂子約以書問其為氣也云云某竊詳此段所言其為氣也非有異義上言此氣之浩然體段本如是養之之法勿忘勿助則無所耗傷而此氣流行充塞無所抑遏蓋不待自反而縮也故直之一字當因大

剛而為三德若坤之直方即浩氣之剛直其可虧欠乎下言此氣合義與道而成而血氣循乎軌轍到此則血氣便是義道矣非是養氣之後又待此而為助也所以再言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蓋深明夫此氣之發見本是義道若識得此氣之本然則知所養而其動非血氣矣其曰無是餒也欲人知夫此身之所以為主者苟或虧失則

便愕然也。愚見如此，不敢不竭言之。答書曰：自反而縮，是本章上文。坤文直方是他書異義二者，孰為親疎，請試思之。得失可見。又曰：氣是形而下者，道義是形而上者，如何合得？况配義與道，分明是將此氣配彼義道而為之助，豈是養氣之後又將此而為助也？如此者，得全然不識文義，更宜深思，未易遽立說也。又曰：此是胸中先有

舊說為所牽制，不得虛平，故爾滯礙枉費心力。可且將舊說權行倚閣，而只將本文反復玩味，久久自然漸虛，漸平，則於此無疑矣。

○偶讀謾記曰：閩中人李復字履中，及識橫渠先生，紹聖間為西邊使者，博記能文。今信州有湑水集者，即其文也。其間有論孟子養氣者，動必由理，故仰不愧於天，俯

不怍於地無憂無懼其氣豈不充乎故曰  
是集義所生者舍是則明有人非幽有鬼  
責自歎於中氣為之喪矣故曰無是餒也  
此語雖踈然却得其大旨近世諸儒之論  
多以過高而失之甚者流於老莊而不知  
不若此說之為得也惜其亂於詩文博雜  
之中學者或不之讀故表而出之文集七十一

○林子主以書問集義所生者集眾義而

生浩然之氣非義外襲而取之也不知集  
義何以能生氣而生之意義又如何義外  
襲我而取氣答書曰熹常謂孟子之意蓋  
謂此氣乃集義而生事皆合義則胸中浩  
然俯仰無所愧怍矣非行義而襲取此氣  
於外如掩襲之襲以此取彼也文集四十九

○答項平父書曰孟子之意須從上文看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

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此上三句本說氣下兩句是字與非字為對。襲字與生字為對。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非謂義不是外襲也。今人讀書不子細，將聖賢言語都錯着了。又復將此草本立一切法，橫說豎說，誑鍊眾生，恐其罪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而已也。

文集五十四下同

○答項平父書曰：所論義襲猶未離乎舊見。大抵既為聖賢之學，須讀聖賢之書，既讀聖賢之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為學功夫，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如孟子答公孫丑問氣一節，專以浩然之氣為主，其曰：是集義所生者，言此氣是積累行善之功而自生於

內也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  
所行之義潛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其曰  
行有不慎於心則餒矣者言心有不慎即  
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而  
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為外則其  
不動心也直疆制之而頑然不動耳非有  
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曰告子未嘗知義  
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慎

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慎處即是不合於  
義故直以義為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  
言却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  
不知心之慎與不慎亦有必待講學省察  
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  
得皆指為外而以為非義之所在遂一切  
棄置而不為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  
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

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為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

○問集注云告子外義蓋外之而不求非欲求之於外也。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說陸子靜云讀書講求

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以為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似告子外義。語類五十

○或問人有生之初理與氣本俱有。後來欲動情流既失其理而遂喪其氣。集義則可以復其性而氣自全。曰人只怕人說氣不是本來有底。須要說人生有此氣。孟子只說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

又說是集義所生者自不必添頭上一截說呂子約亦是如此數措價說不了其直敢說人生時無浩然之氣只是有那氣質昏濁頽塌之氣這浩然之氣方是養得恁地孟子只謂此集義所生未須別說若只管謂氣與道義皆是我本來有底少間要行一步既怕失了道義又怕失了氣恰似兩隻脚併著一隻袴要東又牽了西要西

又牽東更行不得

○答徐彥章書曰必有事焉如言有事于上帝有事於顯史之類非是用力之地乃言須當用力也正者等待期望之意與春秋傳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之正同古注以望字釋之是也忘者失其所有事助長者望之不至而作為奮迅以增益之也文集五十四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字連上句亦得



但避大學正心字故將心字連下句然初不相干各自取義古注正字作望字解如將心勿忘屬上文勿助長屬下文亦不須如此只是浩然之氣養之未至而望有之便是正如其正時只是望之而已至於助長則是強探力取氣未能養遽欲加人力之私是為揠苗而已

饒錄云至于期一望不能得浩然時却未能養

遽欲強加力作弄要教浩然

便是助長也

○語類五十二

○偶讀謾記曰東坡手書煮猪肉法引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知前輩讀此皆依古注勿正為句絕非獨程先生也作正心者其初於王氏乎然文勢亦或有之未可直以為非故予於集註兩存之

文集七十一

○勿正心勿期其浩然也勿忘者勿忘其下工夫也助長者無不畏之心而強為不畏之形

語類五十

下並同

孟浩錄  
○勿忘勿助長本連上文集義而言故勿忘謂勿忘集義也一言一動之間皆要合義故勿忘助長謂不待其充而強作之使充也如今人未能無懼却強作之道我不懼未能無惑却強作之道我不惑是助長也有事有事於集義也勿正謂勿預等待他聽其自充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下

兩句非是覆解上兩句此自有淺深勿正是勿期必其如此勿助長是不到那地位了不可硬要充去如未能集義不可硬要浩然纔助長在我便有那欺偽之心施於事未稍必不勝任譬如十鈞之力而負千鈞故助長之害最大  
○問預期其效如何曰集義於此自生浩然之氣不必期待他如種木焉自是生長

不必日自省觀他若助長直是拔起今長  
如今說不怕鬼本有懼心強云不懼又如  
言不畏三軍者出門聞金鼓之聲乃震怖  
而死事見孟須積習之功至則自然長不  
可助長也

○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都了下面  
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恰似刺語却被這  
三句撐在夾持得不活轉不自在然活轉

自在又却因此三句而生只是纔喚醒這  
物事便在這裏點着便動只此便是天命  
流行處便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便  
是仁義之心便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謝氏所謂活潑潑地只是這些子更不待  
想像尋求分明在這裏觸着便應通書中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一章便是這意  
思見得這箇物事了動也如此靜也如此

自然虛靜純一不待更去求虛靜不待體認只喚着便在這裏或曰吾儒所以與佛氏異者吾儒則有條理有準則佛氏則無此爾曰吾儒見得箇道理如此了又要事都如此佛氏則說便如此做也不妨其失正在此

○明道云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此等語更宜玩味大凡觀書從東頭直築著

西頭南頭築著北頭七穿八透皆是一理方是貫通古人所以貴一貫也

○答何叔京書曰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為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

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為集  
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  
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  
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  
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不可之  
幾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  
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文集四十  
○詖淫邪遁之意如何辨別曰詖淫邪遁

雖是四般然纔有一般則其餘牽連而生  
大槩多從詖上起詖只是偏才偏便自是  
一邊高一邊低不得其正如楊氏為我則  
蔽於仁墨氏兼愛則蔽於義由其蔽故多  
為蔓衍推之愈闊如爛物相似只管浸淫  
陷在一處都轉動不得如墨者夷之所謂  
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愛無差等是其本說  
又却假托施由親始之言裁接以文其說

是也。淫辭如此，自不知其為邪。如列子達生之論，反以好色飲酒為善事，而不覺其離於道也。及其說不行，又走作逃遁，轉從別處去。釋氏毀人倫去四大，人謂其不可行，則曰雖不毀棄人倫，亦可以行。吾說此其所以必窮也。語類五十一

○問浩然之氣，後面說伯夷伊尹孔子是則同處曰後面自是散說出去，不須更回。

引前頭這裏地位極高，浩然之氣又不足言，不須更說氣了。有百里之地，則足以有天下；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則有所不為。此是甚麼樣氣象！大段是極至處了。雖使可以得天下，然定不肯將一毫之私來壞了這全體。古之聖人，其大根脚同處皆在此。如伊尹，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繫馬千駟，祿之以

天下弗顧與此所論一般聖人同處大槩  
 皆在此於此而不同則不足以言聖人矣  
 言全賢古之聖人其大精神同處皆在  
 而心野天不熱安不肯然一事之味來  
 此是其熱熱席卷大則其熱至廣了難  
 天不熱於一不熱於一不熱於一不熱  
 言不熱更焉席了百百里之此限又必  
 孟浩錄終集此此熱高熱之席又不

跋孟浩錄

文林內典



余讀孟子養氣章謂此宮黜孟施  
 舍告子三子氣象雖異而不動其  
 心則一也為士者先不為三子之  
 所笑而後孟子之所學可得而學  
 焉不然不止違孟子之意安于怯

孟浩錄友

懦萎靡之中而為陳不占之奴亦  
 不能而已可恥之甚矣因參考朱  
 子文集語類抄之以為一卷名號  
 孟浩錄以自警云爾其而公健其  
 延寶庚申八月甲子  
 友松氏興跋



孟浩錄  
 友松氏興跋



